

## 「售書詩」續「買書詩」

——論繆荃孫、吳昌綬的詩歌酬唱與古籍題詠

四四〇

余 筠 珺

## 一、前言

繆荃孫（一八四四～一九一九），號筱珊，晚號藝風，為清末考據學者，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至北京主持學部圖書館，結識吳昌綬（一八六八～一九二四）、王國維（一八七七～一九二七）等人。吳昌綬，字印臣、伯宛，號甘遁、松鄰，早歲於上海與朱祖謀（一八五七～一九三一）、鄭文焯（一八五六～一九一八）往來論詞，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借調到北京京張鐵路局謀事，提供所蒐集之詞集，促成王國維在詞學校勘的成果。《藝風老人日記》記載北京文宴一年餘，吳昌綬每隔一兩日便招飲繆荃孫、董康（一八六七～一九四七）、羅振玉（一八六六～一九四〇）、王國維諸人「暢書籍源流」<sup>③</sup>，或相約琉璃廠肆、圖書館尋訪古籍，信札便箋往來不絕。辛亥（一九一一）事起，繆荃孫南歸，與留置京師的吳昌綬時相通問，直至繆氏辭世。本文擬就吳昌綬《松鄰遺集》、繆荃孫《藝風堂文漫存》、《藝風老人日記》及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所收吳昌綬致繆荃孫之二百一十三通書笥，討論繆、吳二人近十年之唱和詩詞，如何書寫二人合作刊刻書籍的概況、融會古籍善本源流，從買書到賣書，亦莊亦諧的文字意境，呈現藏書家獨特的詩歌寫作風貌，並述其交游。

## 二、文宴之會：《梅祖龔續詩》所見繆、吳之交游（一九一一）

吳昌綬《松鄰遺集》收錄《梅祖庵雜詩》四十一首，自作小注，為一組特殊的交遊詩<sup>④</sup>。又收《梅祖龔續詩》四十首，體例略與《梅祖庵雜詩》不同，四十首中有廿三首為吳昌綬和、呈繆荃孫之作，大部分出自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吳致繆之第二〇〇、二〇一、二〇三、二〇五、二〇六等五封信函，《梅祖龔續詩》抄錄書信中和答之詩，並將部分內容改寫成詩中小注。參照《藝風老人日記》，這些信函皆作於辛亥（一九一一）革命以前，該年日記所載與吳昌綬之互動，除了招飲、借還書，特地標明「送詩」的對象者僅有吳昌綬，如：二月九日「送小詩與吳蔭臣」、三月五日「送志墓詩與伯宛」。由於《梅祖龔續詩》這組詩作去脈絡化，不易釋讀，以下將考訂書笥寫定時間，依序分析詩作內容，呈現繆、吳二人素日以詩會友、以詩代信的互動模式及平生關懷。

## (一) 歌詠出土文物、題圖

《梅祖龔續詩》其二、其三、其十出自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第二〇三函，信中說：

上二首多隱括原（志）語。叔韞以唐顯慶二年（六五七）（李信志）及大中朝（八四七～八六〇）（才人仇氏志），并舒鐵雲秋波小影冊假觀，率紀三絕句，呈藝風先生一笑。<sup>⑤</sup>

《梅祖龔續詩》其二小注所記更詳，云：

洛陽新出土（李信志），信字文義，顯慶間人。舊得清高士（王行淹志），亦初唐刻，二君並以隱逸稱，文與書皆絕工，必同時士友之筆。

「樂貧辭榮」亦（志）中語。

其三小注亦云：

唐大中朝贈（才人仇氏志）。

這封信應作於辛亥（一九二一）六月前，緣起於羅振玉出借洛陽新出土之唐（志）二篇，一為高宗年間隱士李文義之傳記（李信志），一為唐宣宗御賜之（才人仇氏志）。吳昌綬憶起昔日曾得初唐高士（王行淹志），此次又得見（李信志），於是彙括「樂貧辭榮」句意，其二詩云：

蘭境桃源極清賞，春池秋夜盡良談。樂貧我愧李文義，辭榮吾慕王行淹。（《梅祖龔續詩》其二，頁二〇三）

詩中欣慕兩位初唐高士的隱逸情調。其三又隱括（才人仇氏志）云：

惆悵宸懷一涕零，陽台終古散巫雲。三千佳麗同淒感，勒石傳摹御製文。（《梅祖龔續詩》其三，頁二〇三）

詩中道出唐代宮廷女官的共同哀感，仇氏歿後，獲朝廷追贈，行跡被摹刻成碑。千年後重新出土，吳昌綬一睹拓本，題詠成詩。

羅振玉又示之乾嘉詩人舒鐵雲之「秋波小影冊」，吳昌綬戲占一絕呈藝風，其十云：

小影秋波冊子存，卧思前事暗銷魂。邯鄲酒薄才人嫁，賸檢徽容識黛痕。舒鐵雲「秋波小影冊」為故妓愛芳作，讀之增感。（《梅祖龔續詩》

其十，頁二〇三）

舒鐵雲之《乾嘉詩壇點將錄》有葉德輝（一八六四—一九二七）光緒丁未（二九〇七）重刊序，徐珂（一八六九—一九二八）《清稗類抄》亦多次述其軼聞，其人於晚清頗有名氣，「秋波小影冊」乃其為故妓愛芳所作。吳昌綬在此以《莊子·法篋》「魯酒薄而邯鄲圍」為喻，指楚魯二國相爭，趙國邯鄲

城無端被牽連而遭圍，或暗示愛芳因故他適，舒鐵雲僅能自作小影圖冊以寄相思。此外，《梅祖龔續詩》其十三是一首題畫詩，自注「為藝風題蕉窗讀書圖」，詩云：

可廬注雅箋經地，重與先生證畫禪。瘦竹疏松相映帶，一庭淨綠幕遙天。（《梅祖龔續詩》其十三，頁二〇三）

「蕉窗」為繆荃孫讀書齋，此詩稱讚書齋主人如錢大昭（一七四四—一八一三）於讀書之所「可廬」補疏《廣雅》、《爾雅》，學識淵博。又以書畫家董其昌（一五五五—一六三六）之室名「畫禪」切合題圖。《藝風老人日記》經常載為人題圖，請人題圖之事，陳衍（一八五六—一九三七）《石遺室詩集》辛亥（一九二一）也有（為筱珊先生題蕉窗讀書圖）七絕一首。如前所述，第二〇三函所錄之三首絕句透過賞鑑文物，由此歌詠一段故實，而其十三為題畫詩，由諸詩內容可見繆、吳二人日常以詩為戲的吟詠雅興。

（二）題寫卅年前《申報》內容

《藝風老人日記》宣統辛亥（一九二一）閏六月廿三日載：「送明刻《近體樂府》、影寫《放翁》與印臣。」繆荃孫交給吳昌綬《歐公近體樂府》影寫本，在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第二〇〇函提供更多細節，云：

藝風先生命寫官景模歐公詞宋本見示，外襲故紙，乃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）閏七月之《申報》也。昌綬少小從宦，年十三回里，初識西湖，會值國恤，是月甫入試，為諸生第一。回思薄植，搖落無成，殆遜此紙之遭遇也。戲呈四詩，以博一噱。

繆荃孫以一紙三十多年前的《申報》包裝此影寫本，引起吳昌綬追憶往事，戲書七絕四首。「會值國恤」指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）俄國亂邊，簽訂「中俄伊犁條約」。吳昌綬自幼隨父遊宦，當年首次回到杭州一帶的故鄉仁和，取得童子試第一。回想三十年間「搖落無成」，遠不如被收藏的一張報紙。信末附記云：

王晦叔調〈雙調·鹽角兒令〉，歐陽永叔學制詞。今案《近體樂府》未錄，獨見於《醉翁琴趣》中，知《琴趣》別出諸篇，縱復不類，亦必有所本也。

吳昌綬以〈雙調·鹽角兒令〉之有無，判斷《醉翁琴趣》、《近體樂府》各有所本，賦詩云：

葫蘆內藏《漢書》稿，紙裏中翻《鹽角兒》。低徊卅一年前物，是我垂髫入泮時。（《梅祖龔續詩》其十五，頁二〇四）

光緒三年（一八七七）上海申報館出版宣鼎《夜雨秋燈錄》，卷八〈葫蘆生〉談到葫蘆裡藏《漢書》，猶如繆荃孫用報紙包裹這部珍稀抄本。吳昌綬在《近體樂府》中翻找〈鹽角兒令〉以判斷版本，又由眼前一張老報紙，遙想三十一年前初入學為生員的景況。

這張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）年九月十一日的《申報》所刊登之〈湘靈館名花十友詩，錄請霧裏看花客高昌寒食生同正〉引發吳昌綬詩興，賦詩云：

曾向南湘見二姚，剩揮殘淚說無憐。美人如此匆匆盡，浩劫風花一例銷。報中有〈湘靈館名花十友詩〉，其清友、淨友，即所謂二姚也。李迎子者，曾以事牽連，登奏牘。（《梅祖龔續詩》其十六，頁二〇四）

對照《申報》，小注之「清友」、「淨友」，分別指梅花、荷花，「李迎子」則是桂花仙友。《申報》詩為：

〈梅花清友姚倩卿〉  
綽約一處子，見之汾水陽。人間堪獨立，海上對孤芳。蘭有同心結，梅無媚世粧。頻年知己少，天使遇南湘。

〈荷花淨友姚婉卿〉  
流徧雙珠譽，品題清淨同。衣裳風露下，池館水雲中。跡偶青泥託，心兼碧藕通。涉江誰欲採，乞福向天工。

姚倩卿、姚婉卿或為姊妹，吳昌綬以有虞氏之二女「二姚」稱之。然而無

論是少知己的清友、心跡清淨的淨友或是因事受牽累的仙友，一代名花在歲月中轉瞬銷盡。吳昌綬又詠「荼靡韻友東洋蘭田仙」，詩云：

波戈荼靡異國香，宮腰纖弱捲霓裳。夢魂醉玉都陳迹，我亦踟躕望大荒。此別有指目，借其韻友一詩發之。雜用蔡伯堅、趙獻之詞意。（《梅祖龔續詩》其十七，頁二〇四）

《申報》所載「韻友」之詩云：

麗質東瀛秀，清才北里倡。鶯花三月宴，裙屐六朝裝。紫陌成前度，紅雲望大荒。佳人能見憶，更寄好篇章。

此詩詠一離去的日本女子，盼能以詩代信，相憶相念。吳昌綬自注「雜用蔡伯堅、趙獻之詞意」，金人蔡松年（一一〇七～一一五九）、趙可皆曾奉使高麗，留下贈高麗妓的名作，如趙可〈望海潮·發高麗作〉：「海外九州，郵亭一別，此生未卜他生。」<sup>①</sup>嘆與佳人相隔遙遠，恐不再能見。

報紙又刊一篇〈泰西風俗近古說〉，晚清末造，西方文明給中國帶來極大的衝擊，吳昌綬賦詩云：

新名詞苦效伊優，誰識承平故態留。文字尚尊心未死，聊將近古譽西歐。有一文題曰〈泰西風俗近古說〉。（《梅祖龔續詩》其十八，頁二〇四）

西方傳進許多新名詞，眾人爭相仿效，承平之時的舊傳統漸被揚棄，卻仍有如〈泰西風俗近古說〉此類以中國古文明為中心，透過古籍所載的禮俗指稱西方文化其來有自，堅守文化本位。吳昌綬回想這三十年世局的變化，朝野倡議師夷長技以制夷，「效伊優」的風氣更盛，大量遣人留學，引進泰西風俗。

繆荃孫的回函已不得見，留存詩作亦不多，而《繆荃孫全集》之「集外詩文」適可見其次韻之作（〈臣印先生見辛巳（一八八一）閏月《申報》有感而作，次韻呈政〉，詩云：

偶逢諍友兼清友，舉似紅兒並雪兒。狎興生疏情落寞，風懷可似少年時。日日村居憶大姚，軟紅無計話蕭條。名場選昭皆成夢，只恐失魂特地消。

雜焚蘭艾降真香，花館檐榆雲想裳。金輦玉環依樣選，誰知西國本昏荒。絕群才學號殊優，辛苦細書且少留。君意雅得我金石，導師第一總推歐。莫謫愚公山可移，謹防謠詠妒蛾眉。風塵蟻門聲耐後，風雨雞鳴夢醒時。壯志久為衰世減，豪情恐受宦途羈。讀書空抱千秋想，何不當年習握奇。

繆荃孫稱吳昌綬為誦友、清友，懷抱少年狎興，賦詠舊報紙中的紅兒、雪兒等美女。自己平日村居生活無繆，往昔名場風流勝事只能追憶，並戲稱花榜選魁競美，泰西風俗實際上與中國亦無二致，以此切合《泰西風俗近古說》（名花十友詩）。《藝風老人日記》曾暗自稱道吳昌綬較其他人為好，此處又稱其才學優勝，綴集書籍之辛勞，對其賞譽有加，二人在談論金石典籍頗有心得，推尊編纂《集古錄》的歐陽修為導師。筆鋒一轉，又次韻二首，帶入家國身世之感，篤志力行難，須謹小慎微，對妒者有所提防，時事多變，風雨來襲，恐如蟻穴潰堤，夢醒成空。衰世之音容易消磨壯志豪情，宦途只是俗世塵網的羈絆，昔日讀書原為致君堯舜，當今世局學習軍事陣法者更易崛起。繆荃孫之作呼應了吳昌綬的諧謔之語、無成之悲，並推及家國陵夷之慨，足見二人之相惜。

### (二) 戲呈小詩稟詞

吳昌綬寄給繆荃孫之詩，除了詠書題圖，更常以戲筆、囈語自謙，如宣統辛亥（一九一）八月六日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第二〇五函說：「小詩戲呈藝風先生，權當執贄何如。」詩云：

天龍八部占其二，前甲辰還後戊辰。二十四年遙隔絕，雷塘弟子記翻新。  
 新。《梅祖龔續詩》其二十四，頁二〇四）  
 拄笏西山日日看，空齋促膝暫盤桓。榆暝豆重都荒忽，蛙瘦熊肥只等閑。  
 閑。《梅祖龔續詩》其二十五，頁二〇四）  
 不撥秋花托酒悲，常拈脂盃證情痴。先生一覺蘊蘊裏，是我寒燈索夢時。  
 時。《梅祖龔續詩》其二十六，頁二〇四）

窮到賣完家當以後，滿街收拾破零星。《類函》俞《韻府》陰渾無用，畫出冷痴筆不停。《梅祖龔續詩》其二十七，頁二〇四）

繆荃孫生於道光二十四年甲辰（一八四四）、吳昌綬生於同治六年戊辰（一八六八），兩人相差二十四歲，生肖屬天龍八部的龍。其二十四之「雷塘」指張鑑（一七八一—一八五〇）編《雷塘庵主弟子記》記其師阮元（一七六四—一八四九）一生功業，隱喻繆荃孫、吳昌綬師徒傳承之誼。其二十五以王子猷「拄笏西山」不務經營世事，自喻盤桓於容膝小室之清簡生活。其二十六用莊周夢蝶的典故稱讚繆荃孫超越物我之適志，而自己則為一困在世間，托酒索夢的情痴。其二十七嘆窮，為了收羅《唐類函》、《韻府群玉》等類書，滿街收拾殘篇舊製，不惜典賣家當，埋首於故紙堆，為了志業而窮愁的痴樣。此函之詩自道身世，與繆荃孫同嗜金石古籍，趣味相投。

此外，第二〇五函的幾首七絕用韻，與第二〇一函、第二一一函當為同一時期「以詩代信」之和作，第二〇一函說：

敬依原韻，學作稟詞，再搏一噓。後三首頗寓身世之感，明眼人當鑒而憐之。

此函收入《梅祖龔續詩》自注云：「和藝風七首。」吳昌綬敬繆荃孫為師，在繆師跟前戲作囈語，聊遣生涯。詩云：

本來非點亦非痴，釵釧聲聞悟道時。諦聽隔牆原了了，平山集外簸錢詞。  
 詞。《梅祖龔續詩》其二十八，頁二〇四）  
 春愁容易著誰邊，裏透羅巾淚血鮮。說與舊家諸姊妹，花宮心史續長編。  
 編。《梅祖龔續詩》其二十九，頁二〇四）  
 小謫匆匆感墜因，鬢天重現女郎身。六珈象服真堪羨，多少凌波解佩人。  
 人。《梅祖龔續詩》其三十，頁二〇五）  
 飛鞞天街踏軟塵，繁花如繡草如茵。不如捐卻將軍技，歸向吳宮教美人。  
 人。《梅祖龔續詩》其三十一，頁二〇五）  
 功裘寒女夜機忙，風過前林月轉廊。自覺經秋消瘦甚，別來未褪藕絲

裳。《梅祖龔續詩》其三十二，頁二〇五。

葳蕤深鎖斷香盟，怨曲琴暉起泛聲。帶雨晚雲才思澀，讓人夫婿錄侯鯖。《梅祖龔續詩》其三十三，頁二〇五。

一角明河黯暮雲，幾家弦管夜深聞。痴牛呆女無憐甚，學誦人間乞巧文。《梅祖龔續詩》其三十四，頁二〇五。

其二十八自述不痴不點，尚可聽聞佛法開示悟道。如歐陽修在平山堂與宦士人觴詠流連，以填詞作為賭戲，戲稱所追求的道，有時也頗為平易近人。其二十九詠舊家所識女子之春愁心事，每個人都是有故事的人，可寫成一部《心史》、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。其三十以佛教持鬘之天眾謫居轉世為女兒身，衣著華貴，編髮配戴六顆垂珠，禮服鑲飾珠寶。此詩或稱羨功德圓滿，深具福報之人。其三十一則詠策馬的將軍在春草如茵的風光裡飛馳，與其百戰在外，不如憐取吳宮美人。這組和詩前四首分詠眾生相，後三首從信函可知為自道身世。其三十二寫為離別相思而消瘦，貧女夜裡織機不眠，藕斷絲又連。其三十三寫夫婿名列《侯鯖錄》而盟誓斷絕的閨情怨曲。其三十四從夜暮星空落筆，牛郎織女痴愚，在七夕學做人問乞巧文。吳昌綬於後三首詩仿擬閨情怨曲，寓託自身才思凝澀，歲月空過的無成之嘆。

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第二〇六函記宣統辛亥（一九一）中秋前二日「續稟詞，呈藝風先生教正。」接續前述第二〇一函之作，詩云：

說餅吾齋又仲秋，兩三同調樂從游。帝城節物分明記，更為花糕勸少留。《其三十五》

撰杖郎君玉雪姿，醉鄉家學引深卮。詰朝三雅重相見，乞取梁汾《絕妙詞》。《其三十六》

寒山詩派打油腔，獨我龍雷氣未降。破舌自佳行多好，達摩攜手渡春江。《其三十七》

石公愛我膺我道，未入道門慚本師。雲山何日更皈依，且錄宋元道士詞。《其三十八》

這組詩戲稱飲食宴會之趣，其三十五引吳均《餅說》烘托諸人在北京城歡度中秋，訂下他日的「花糕之約」。其三十六寫繆荃孫的姿儀美好瀟灑，如王績《醉鄉記》所寫之酒仙，又如荊州劉表好飲，擁伯雅、仲雅、季雅之三酒爵。吳昌綬盼望能一覽顧貞觀《一六三七》一七一四、梁汾、納蘭性德《一六五五》一六八五所選《絕妙近詞》即《今詞初集》。其三十七說宴席賦詩雖似打油腔，卻有雷龍之氣。「破舌」代指美女，「行炙」為佳餚，宴有美女好肉，極為歡快，連悟道高僧也樂於攜手同賞春江。其三十八以張良愧對黃石公示教，表明吳昌綬嚮往拜入「本師」繆荃孫之門。此組嘜詩歸結出吳昌綬、繆荃孫在北京的交遊情景，日後文宴之友四散，繆、吳二人仍時以書信存問，最為知交。

三、兩地書：《藝風堂文漫存》所見詩歌酬唱（一九一）  
一八九一七

繆荃孫詩作散逸甚多，《藝風堂文漫存》十二卷收其手訂編年詩，包括《辛壬稿》、《癸甲稿》、《乙丁稿》<sup>⑧</sup>，可考繆荃孫暮年行跡。

（一）《辛壬稿》（一九一一）一九一二）：重九傷別、題圖戲詠

辛亥（一九一一）事起，繆荃孫準備南歸，與北京文友於吳昌綬家小集，歸還彼此借閱之書，賞菊題詠，留贈所編《對雨樓叢書》給吳昌綬。《藝風老人日記》重九云：

蔭臣招飲，靜庵、授經、叔蘊同席。送蔭臣《對雨樓叢書》，又還《珠塵》一冊，取《歐詞》、《曹漢泉漫藁》回。……聞太原兵變，離京又近，人心愈皇然矣。上半夜好睡，下半夜籌畫身世，不能合眼，是愁也，非病也。

繆荃孫夜半「籌畫身世」，日記難得附上所作詩（本有花糕夙約，兼吟梅祖催詩）二首云：

幽花獻媚詎云遲，冷豔重抽舊蒂。甘遜家鳳山，有舊菊重色之異。大地滄成荆棘，故園難返蓬扉。臨歧觴我訂新期，莫更推三阻四。

少日蘭成傷亂，暮年杜老哀詩。隨風飄墮早同遲，一樣露根霜蒂。有日再來京洛，故人款我園扉。結綺亭主改詩期，重九何如重回。全謝山有重回唱和詩。

此詩呼應《梅祖齋續詩》其三十五之「更為花糕勸少留」，詩題之「梅祖」應為「梅祖齋」主人吳昌綬之省稱，來信催促繆荃孫賦詩。吳昌綬住在北京城西，諸子臨別立下「花糕夙約」。繆荃孫少時遇太平天國之亂，暮年又逢國變，以全祖望（一七〇五～一七五五）重三日款友吃糕詩訂下重會之約，扣合「重」字。《辛壬稿》所收《王子（一九一二）重遊寄甘遜》詩云：

去年重九豫離筵，為我征途策萬全。但覺真情非率爾，可憐會後總茫然。滿城風雨來杯底，一夢滄桑過枕邊。今日海濱增寂寞，遙瞻薊北寄雲箋。

繆荃孫在上海遙念北京的景況，徒存滄桑一夢，自此每年逢重九，即能見到兩人的書信及詩詞唱和。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第二一函（和藝風見寄原韻）二首云：

離群一雁墮雲邊，瞥眼千花過劫前。杯酒生涯澆趙土，鬢華消息夢吳天。漏痕補屋摹新體，流潦妨車拾斷篇。愁苦慣經還失笑，吾家先有道元牋。

（《松鄰遺集》，頁一〇五）

其一直指時勢混亂，吳昌綬諸人離鄉失群，想念上海的藝風老人。「杯酒生涯」引用納蘭性德贈顧貞觀之《金縷曲》，傳達知己會遇的喜悅。其二寫流潦妨礙車行、屋漏的窘迫，如同南朝宋晁道元《與天公牋》所述窮苦之境，二人無視現實之愁苦，潛心於蒐羅典籍殘篇、影寫珍本。

《辛壬稿》收錄一組繆、吳唱和之作，繆詩《題梅邨小影，在叢蘭水石

之間）二首云：

帝子瀟湘去已遙，只留恨葉與愁苗。先生獨向蒲團坐，昔日悲風賦大招。墨瀟淋漓下玉京，詩心悱惻鹿樵生。倩誰添作鴉婷影，撮合琴河感舊情。

（《藝風堂文漫存》，頁七二四）

這組題畫詩所詠為吳梅村於叢蘭水石間的寫真，前首寫吳梅村在佳人故去後的悔恨，以《大招》招魂，漸潛心佛門。後首鹿樵生為吳梅村署名，其與下玉京詩書相得的情誼終究錯過彼此，僅能寫真相憶。吳昌綬和作云：

桑海年華一夢過，主恩歸許老煙波。丹鉛鄭重傳家藁，掩卷零星涕淚多。先生幻想結僧伽，亦有鬢妝在五華。一曲圓圓應懺悔，美人終竟屬吾家。

（《藝風堂文漫存》，頁七二四～七二五）

吳梅村以《圓圓曲》諷刺吳三桂引清兵入關，已亦身仕二朝，遺言說：「吾一生遭際，萬事憂危，死後殮以僧裝。」吳昌綬認為吳梅村欲持向佛前懺悔，其傳家之《梅村家藏稿》寄託一生心事。

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中吳昌綬曾寄一詩，並云：「再呈五言，足發一笑，憐其兒戲，或不忍詞。」就內容觀之，此詩或是繆荃孫《辛壬稿》《答甘遜詠殘紙》之原作。吳昌綬《詠殘紙》詩云：

夏貢稽厥包，海錄嫌事碎。雖無八六子，尚見十三妹。泥封滅繩痕，經箋迷紙背。曷不用公羊，為裹雙玉佩。（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，第二〇七函）

詩中戲數各類書籍的內容型態，如《尚書·禹貢》所述地理極廣、南宋類書《海錄碎事》略嫌瑣碎，包羅萬象。即使沒有詞牌《八六子》，也有《兒女英雄傳》的十三妹，玩數字遊戲。就算是廢棄之紙也可再利用，像是做成「紙捻」固定在線裝書內，再以書衣覆蓋紙背。再不然，包括《公羊》等經書的紙張還可以拿來包裝玉佩，情意顯得更加鄭重。吳昌綬自稱此詩為「兒戲」，而繆荃孫覆答之作，更是堪稱精妙的文字遊戲，其《答甘遜詠殘紙》詩云：

揚文覆醬瓿，趙札拭酒杯。何如編《類要》，郵筒信手裁。狀紙印作

書，宋畫糊成輅。今人百碎圖，古人錦灰堆。寸長有必錄，何物是棄材。（《藝風堂文漫存》，頁七二六）

開篇從「紙」入題，漸進寫「殘」。如劉歆稱揚雄所作《太玄》艱深難解，恐被拿去蓋醬缸，而趙孟頫法書可能被取去擦酒杯。又如《晏元獻公類要》的類書編纂，往往是裁剪多種完整的書籍、書信格式，再綴合成篇。而狀紙等廢棄的公文書，未使用的一面會被拿來印書。至於女工勤習刺繡之餘，亦以裱紙製做鞋椰子。其他如「百碎圖」「錦灰堆」等雜集拼綴各種撕裂、火燒、破舊不堪的廢紙，甚至成為受到文人青睞的藝術型態。繆荃孫從殘紙的各種應用，歸結出任何大小紙張都有再利用的可能，世無棄材。

（二）《癸甲稿》（一九一三～一九一四）：賀壽、贈人、感時傷逝

癸丑（一九一三）八月九日繆荃孫七十大壽，《藝風老人日記》說：「九日癸巳，晴。余七十生辰，親友祝嘏者甚多。」吳昌綬派人南下送禮，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第二〇八函詳載其事，云：

癸丑（一九一三）中秋前六日，藝風吾師七十生朝，綬遣一力，南行修問。以宋本王定國《甲申雜記》、《聞見近錄》持獻為壽。先生復書，纏綿數千言，彌見精采，兼寫示近什。居庸路次爰埃輪鐵間，先和第一篇韻奉寄，猶是向時游戲意境。三千里外見之，當為把盞一笑。

宋王鞏撰《清虛雜著三編》，包括《甲申雜記》、《聞見近錄》、《隨手雜錄》，皆記東都舊聞。<sup>⑧</sup>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第八二函新曆八月廿四日提到「綬俗冗已甚，竟未思得體裁，愧歉無似，僅以《清虛》二種奉呈為壽。」即第二〇八函所記之《甲申雜記》、《聞見近錄》。繆荃孫隨即覆信，寄詩，吳昌綬先和其中一韻，賦《癸丑（一九一三）八月藝風師七十生朝，寫示近作，即和其韻為壽》詩云：

令公年少漫言愁，鬢綠顏丹駐好秋。海島算經增鶴紀，客杯壽酒瀉龍

頭。龕雲供養身常健，樓雨繙廉日遣憂。珍重茅亭賓客外，《清虛》祖本續精鏤。（《松鄰遺集》，頁二〇五）

《泊宅》時還念莫愁，蕉窗深鑰再經秋。吟懷月露迷金掌，歸計江湖盼石頭。笑采華芝仙不老，醉扶紅袖聖無憂。歐公此詞，人生聚散與花前紅袖之語，若為今日咏也。樊山作序煥群雄，商略題襟小集鏤。（《松鄰遺集》，頁二〇五）

第一首先稱讚繆荃孫老當益壯，並切其生肖屬龍，叮囑其珍重保健，繼續精搜古籍。第二首提到繆荃孫在蕉窗讀書，憶起昔日於南京莫愁湖、石頭城的生活，而以歐陽修《聖無憂》詞意，點出當下須盡情歡樂，結韻又讚美繆荃孫之友樊增祥（一八四六～一九三一，樊山）所作序勝過群雄。這兩首賀壽詩鑲嵌了許多書名，如《海島算經》、《茅亭客話》、《清虛雜著》、《泊宅編》等，又引用歐陽修《聖無憂》詞牌名，運用文字極為巧妙。

由第二〇八函「先和第一篇韻奉寄」推測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第二〇九函之「寄和藝風先生第二詩韻，盍出第三篇，使再和以當夕課。」兩函或為同一時期所作，就內容觀之，第二〇九函所錄詩亦為祝壽，其云：

彈洽方今奉大師，六洲經籍會通宜。手扶浩劫銷沈後，身任微文絕續時。《七錄》存梁宗法在，一塵佞宋典型追。東溟西極容相訪，更祝龍摘領髭。

風流儒雅足吾師，金石嬰娛貴壽宜。海客紅桑重變日，月娥青桂乍妍時。江花五色才仍擅，汗竹千秋詣莫追。飛盡乞公遙門韻，單吟學拈恨無髭。

第一首稱繆荃孫為一代國學大師，在亂世浩劫下救亡圖存，南北聚書，多方購置，經籍典要得以存續，既如胡應麟《經籍會通》考證典籍源流，如南朝梁阮孝緒《七錄》進行圖書目錄分類，又如清代黃丕烈（一七六三～一八二五，蕘圃）「百宋一廬」得宋刻百餘種，祝頌繆荃孫再得驪龍之珠。第二首以弟子之禮稱繆師「風流儒雅」，著作冠絕古今，謹向天邊遙敬一杯

酒，追和繆師詩韻，恭祝壽辰。

《癸甲稿》留下一組重陽唱和之作，「吳甘遯原唱」為：

滿城風雨來杯底，一夢滄桑過枕邊。用藝風舊句三度重陽增寂寞，兩開叢菊尚鮮妍。亂離頓積無窮感，文字能容再見緣。紅頰白髭還失笑，詩情酒趣故依然。（《藝風堂文漫存》，頁七六二）

「用藝風舊句」出自前述〈王子（一九二二）重遊寄甘遯〉：「一夢滄桑過枕邊。」而「三度重陽」、「再見緣」寓托家國亂離之悲。繆荃孫〈和吳甘遯韻〉以情回應，以示不忘：

橫流滄海已三年，依舊吟情到酒邊。慨我胸懷多悵觸，視君顏色倍鮮妍。窮途履歷冰霜劫，亂世偏多翰墨緣。黃菊青樽猶昨日，酡顏相對更陶然。（《藝風堂文漫存》，頁七六二）

三年來南方的生活多在酒邊吟情中度過，對於亂世窮途的劫數，實多感慨。有幸得吳昌綬「翰墨緣」，彷彿回到三年前的重陽對飲。不久，繆荃孫又寄悼念亡友之作〈示甘遯〉云：

一別三秋久，重逢喚奈何。暮年來日短，新鬼故人多。謂蔣伯斧、王斤鄭、王孝禹諸君。難得鐵如意，休言金叵羅。重陽存舊約，十日又先過。（《藝風堂文漫存》，頁七六二）

蔣伯斧（一八六六—一九二一）此時已下世，王仁俊（一八六六—一九一三）卒於此年，王瓘（一八四七—？；孝禹）卒年不詳，據此或卒於一九一三年。回望舊夢，徒存傷感，故舊相繼凋零，與吳昌綬重逢的舊約是否真的可期。

（三）《乙丁稿》（一九一五—一九一七）：重人都門、老病題詩

《藝風老人日記》記繆荃孫為清史館總纂，於丙辰年（一九一六）四月五日至五月五日入京師參與清史館開館編輯會議，平日除了到館寫史館日

錄，也與友朋往來，如《藝風老人日記》四月廿日載：「到武英殿看古物陳列所，又到社稷壇看芍藥，雖非荊棘銅駝，然亦傷心觸目矣。」（《乙丁稿》載〈甘遯招飲，即用新字原韻〉，詩云：

朝市萬變耳目新，有朋氣誼如飲醇。豺虎當道掇人食，遂令我輩同憂貧。吳君襟懷最磊落，閉門謝客怡心神。袁君淹通尤嗜墨，非人磨墨墨磨人。傅君嗜書勤者獲，省齋薈圃斯下鄰。董君園林更幽寂，奇崛磊落環草茵。其敦古歡避俗趣，珠聯璧合真前因。收藏賞鑑兼考證，笑談一室生陽春。人海自葆啟期樂，西風不汙元規塵。鰥生孱人殊不倫，冒雨且墊林宗巾。是夕遇雨。（《藝風堂文漫存》，頁八一三）

此詩所寫或為四月七日吳昌綬招飲之事，冒雨赴約，座上賓有繆荃孫、傅增湘（一八七二—一九四九）、董康、夏孫桐（一八五七—一九四一），詩中所稱袁君應為任清史館纂修之袁勵準（一八七六—一九三五），以藏墨聞名。此次雅集諸人皆具神采，吳昌綬「襟懷最磊落」，座間彼此交換蒐藏、鑑賞、考證的心得。《乙丁稿》又載一首〈次吳甘遯韻〉，注曰：「丁卯（一八六七）十二月初入都門」、「辛亥（一九二一）重陽餞子南行」，詩云：

最多感慨是重陽，差對黃花罷舉觴。佳節朗吟追杜牧，高風何處訪嚴光。搜尋良藥同珍冊，覺好安心認睡鄉。莫向京華談舊事，回頭五十一星霜。（《藝風堂文漫存》，頁八一三）

年過七十，繆荃孫不再談前朝舊事，尋良藥、睡好覺、訪珍本，與好友相聚飲，過著如隱士般的生活。

丁巳（一九一七）九月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第一五〇函云：「近詩二首，寫呈藝風夫子大人一祭。其一結語頗有感慨，說：「百年文物盡雕謝，衣冠盪作京華塵。酒邊散帙一吟諷，如見先生來岸巾。」其二云：

身如病雁不隨陽，藥裹支離伴酒觴。重九登臨負佳節，大千眉宇入秋光。昏燈破睡元無夢，蹇步迷愁未有鄉。久謝園丁廢花券，晚寒籬落掩清霜。



吳昌綬此年病甚，重陽佳節再寄詩寫呈藝風，聊寄病中無聊。繆荃孫則於民國七年（一九一八）再度短暫入京會商清史館之事，隔年謝世。

#### 四、藏書聚散：繆、吳二人之古籍題詠

繆、吳二人身為藏書家，歌詠古籍珍本是其詩詞的特殊表現，內容所述包括版本源流、遞藏情況、鑑別題識等，從其「買書詩」到「售書詩」的經歷，呈現二人書痴的形象，及身處大時代下的無奈。

##### （一）狩野直喜藏元至正本《草堂詩餘》

王子（一九二二）重九，董康從日本帶回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狩野直喜（二八六八—一九四七）所藏元刻《草堂詩餘》，準備寄到上海影寫出刊。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第三三函云：

王子（一九二二）重九前一日，得藝風先生書，適授經自日京歸，為假狩野博士所藏至正本《草堂詩餘》，將寄南中摹刊，且出新收各本互賞。回憶客秋文宴之樂，渺若隔世，率占小詞，奉呈藝風先生一祭，並錄示授經、叔輻、靜庵諸子，當同茲氣息也。

吳昌綬為此口占《好事近》二闕，並寄繆荃孫、董康、羅振玉、王國維諸子。《松鄰遺集》詞序與書信略有差異，向諸君交代繆、吳二人別後南北往返書函甚多，云：「藝風老人別一年矣，頗得詩函，重辱睽睽。」《好事近》詞云：

明日又重陽，忍淚把君書跡。記否驚烽相送，恰經年離別。萸荒菊老總含淒，孤斟黯愁夕。難得故人風雨，暫歸來瀛客。

堆案《草堂》編，珍重廬陵殘冊。乞與鳳林院本，作詩餘雙璧。寒擎細字校蠶眠，落葉掃逾積。卻羨摩挲老眼，思誤書一適。（《松鄰遺集》，頁二二九）

去年重陽此時，武昌事起，諸子「驚烽相送」四散，今日董康自東瀛暫歸，攜回元至正癸未（一三四三）廬陵泰宇書堂刊本《草堂詩餘》為一珍貴殘本，與繆荃孫所藏鳳林書院本《草堂詩餘》<sup>20</sup>，二本堪稱「詩餘雙璧」。吳昌綬向繆荃孫借書影刻，編入《仁和吳氏雙照樓景刊宋元本詞》。

《藝風老人日記》載借還書時間，王子（一九二二）十一月七日：「吳印臣送到《至正癸未群英草堂詞選》。癸丑（一九一三）繆荃孫生日，吳昌綬遣人南下賀壽，八月二日記云：「吳印臣專人回京，帶上信一件、毛鈔書二冊、影寫一冊、元至正《草堂詞》二冊……」託人歸還《草堂詩餘》。乙卯（一九一五）三月，吳昌綬以明洪武本《草堂詩餘》對校，作《景明洪武遵正書堂《草堂詩餘》前後集跋》，比較兩本異同，云：

日本狩野博士有元至正癸未（一三四三）廬陵泰宇書堂刊本，後集與洪武本同，惟前集每半葉十二行，注語行款小異，版已剝敝，中多缺葉。癸未（一三四三）至壬申（一三九二）僅五十年，泰宇、遵正同是江西坊肆，蓋先有十二行本，歲久版損，遂以十三行本之後集合印，轉不如洪武本為完善也。（《松鄰遺集》，頁一八五）

元本、明本皆是江西坊肆所刻，二本後集同，前集版式行款有別，然元本版木缺損，明本補刻後集為十三行本。書信、日記、跋語呈現二人影刻出版的過程。

##### （二）毛鈔《石藥爾雅》、《古文苑》、《酒邊集》

吳昌綬嘗得毛抄《石藥爾雅》。繆荃孫《癸甲稿》（一九一三—一九一四）有《吳甘遜藏毛鈔《石藥爾雅》》詩云：

世重隱湖鈔，蕘圃別成卷。隱湖有心人，佞宋能推行。選書必佳帙，掄工皆上選。提行前後同，點畫幾微辨。中郎不可見，虎賁成冠冕。所以鑑賞家，寶之若珊瑚。《石藥》道家言，書自李唐顯。吳君得此本，愛玩加睇眄。《文苑》落儉荒，《酒邊》成禁鬻。珠璣十二幅，寸

心聊自遣。(《藝風堂文漫存》，頁七六二)

詩中讚揚毛晉(一五九九—一六五九，隱湖)，俟宋主人黃丕烈留存古籍之功。尤其毛晉抄印書籍的品質，選書、校訂、影寫、刻工，皆一時之選。此部《石藥爾雅》為唐代梅彪所作，於傳統目錄學分類屬於道家，篇幅短小，僅十二頁。吳昌綬得此毛抄本，愛玩不已，後於丙辰(一九一六)轉贈傅增湘，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繆荃孫詩中還提到另外兩部毛鈔《古文苑》、《酒邊集》，前者下落不明，後者為吳昌綬所收藏。《梅祖龔續詩》其三十九「無福容看兩苑花」句，自注：

王子(一九二二)初冬……董子授經暫還京師，在廠肆見宋槧《說苑》後十卷，謂有元刻前半可彙合，又調有汲古景宋《古文苑》九卷本，……皆僕所歎羨者。迨董去而群書杳然，卒為估客挾持以行，僅以慶元殘刻《倚松老人集》來，乃勉收之，此一絕寄藝風老人。(《松鄰遺集》，頁二〇五)

董康曾告知琉璃廠有宋本《說苑》、毛鈔《古文苑》，吳昌綬極有興趣，其後二書不知所蹤，而寄詩藝風表示「無福容看兩苑花」。繆荃孫詩中所謂「《文苑》落僮荒」即指此事。至於「《酒邊》成禁齋」乃指辛亥(一九一一)吳昌綬購得毛鈔《酒邊集》，其於正月初六日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第二函云：

《酒邊集》是授向耆壽民假來，聞百金可易，綬必勉留之，尚乞暫秘。此鈔誠精，新若手未觸，有毛氏父子、汪闓源印。每半葉八行，行十四字，似宋人刻詞有此一種版式。目錄分三排寫，毛鈔工緻如此，而所刻乃大異。惟中缺二葉，須寫補……又原本作《酒邊集》，毛改詞字，強分二卷，均非舊式。

董康向耆壽民借得毛鈔《酒邊集》，吳昌綬勉力購得。從《石藥爾雅》、《古文苑》、《酒邊集》的收藏情況，可見吳昌綬對毛鈔本的喜愛。

(三) 傅增湘藏明洪武本《姑蘇雜詠》

癸丑(一九一三)九月傅增湘得到洪武本《姑蘇雜詠》，這部書與繆荃孫、吳昌綬相關的跋語年代有二。其一是癸丑(一九一三)傅增湘在南中獲書後，繆荃孫審訂版本云：

此書罕見。琴川黃先生跋語，亟詳亟確。殷鐙補二詩，云：「出《大石志》」。按：大石陽山文峰，湧出小腰如蓮花。(《志》)明中葉人所撰，既見此志，則非明初人矣。然《大全集》明前單刻本無不絕佳，況遞為名家收藏，望而知為瑰寶。藝風。

從出自《大石志》的詩作，斷定此本《姑蘇雜詠》為明代中期所刻。吳昌綬題識云：

沅叔先生於南中獲此舊本《姑蘇雜詠》見示，意有根觸，率題二詞卷尾，同人以為我繼聲者乎。甘遜志。

其後吳昌綬又致信繆荃孫，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第二二三函指出：

沅叔得洪武本《姑蘇雜詠》，前人藏印題識殆遍。又經吾師藝風先生審定，展玩之餘，意有根觸，率賦小詞書後。

又第一四五函云：

沅叔得《姑蘇雜詠》，吾師有題字，綬一見歎為佳絕。記叔問有一冊，已函致滬尹，與之商借。吾師如晤滬公，乞再促之。沅本綬附書小詞，錄呈一笑。

吳昌綬知鄭文焯亦藏有一本，函請朱祖謀代為商借，並錄呈所題《好事近》二首，詞云：

少小住吳中，故事依稀能說。回想秦娘橋畔，負鶯晨曉夕。親栽弱柳早飛棉，絲鬢更誰惜。未到綠陰吟望，又滄桑一瞥。

西子舊家湖，白傅當年行跡。容我駕橈載玉，接吳波柔碧。兒時游釣重關情，滄浪占漁席。安得箬簑歸去，補扣舷新集。(《松鄰遺集》，頁

## 二二九

吳昌綬自幼隨父游宦吳中，諳熟姑蘇舊事、地景，詞中追憶吳中春柳、畫橋、游釣等兒時記憶，結句更鑲嵌《姑蘇雜詠》作者高啟（一三三六—一三七二）的詞集《扣舷集》。

此外，《姑蘇雜詠》跋語的另一時間為戊午（一九一八）除日傳增湘舉辦祭書會，吳昌綬重題，云：

此癸丑（一九一三）舊題，後五年除日祭書重觀。仁和吳昌綬。

關於此次祭書會，吳昌綬有詩（戊午（一九一八）歲除，沅叔集同人為祭書之會，賦詩記之）云：

祭詩自慰肝膈苦，祭書非侈儲藏多。校讎歲徧六百卷，丹鉛鄭重逾吟哦。主人政餘特閒雅，家庖仍約朋僚過。膠州老史推祭酒，汾陽詩事勤蒐羅。宋元明本日挂眼，舊游鄧董同書魔。後來諸子各英妙，能通流別工訂訛。病夫吳船倦殘夢，箋題小令重摩抄。歸車衝寒九羸馬，凍筆手把空卮呵。側聞林亭擅幽勝，嫺環寶秘殊行窩。明年此夕續高會，倚燈為補藏園歌。（《松鄰遺集》，頁二二四）

詩中盛讚傳增湘藏書之富、校讎之多。其中「舊游鄧董同書魔」所指為董康、鄧邦述（一八六八—一九三九，正閏）。《姑蘇雜詠》有鄧邦述題跋，云：

舊刻《姑蘇雜詠》，明人藏印至夥，洵所希覲。甘遜有詞二章，余本姑蘇人，惜不能和。謹書此以志眼福。戊午（一九一八）小除，沅叔祭書之夕，正閏寫記。

鄧邦述雖是姑蘇人，可惜不善填詞，無法唱和吳昌綬癸丑（一九一三）之作。諸人透過祭書會觀摩宋元明珍本，留下題記，反映出這群古書愛好者的雅集活動。

## （四）蔣汝藻購得宋本《草窗韻語》

丙辰（一九一六）董康出示宋本《草窗韻語》六卷，南北出價，吳昌綬

## 四五〇

代售並送到上海影刻，請繆荃孫主其事，由蔣汝藻（一八七七—一九五四，孟蘋）購入，蔣遂將藏書樓名為「密韻樓」。吳昌綬與繆荃孫斡旋之過程，載於丙辰（一九一六）十二月二十二日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第一六五函，云：

《草窗韻語》，古微來書，張氏肯出千元。綬意非二千不可，今日當與授經商之。此間亦有願購者，不過《草窗》孤本，總歸湖州人為是。到南中景刻亦大佳，乞吾師提倡之。

朱祖謀詢得張氏出價千元，吳昌綬堅持兩千元，且因周密（一二三二—一二九八）為湖州人，孤本《草窗韻語》能歸本鄉人所有更好。繆、吳二人商量影刊《草窗韻語》之事，第一八〇函、第一八一函為冬至後同時之作，云：

《草窗韻語》，愚意總要送到上海，吾師與古微必見，且可刻，但求鼓吹。拙跋不妥處，請改定，此綬酬報董公。擇日之意，謹以密陳。

吳昌綬要將《草窗韻語》送到上海請繆荃孫、朱祖謀鑑賞，協助刊刻，並寫跋語以酬謝董康，請繆荃孫修改。此跋或即吳昌綬丙辰（一九一六）冬至所作《草窗韻語題詞》，其云：

授經大理近示宋槧《草窗韻語》，自一藁至六藁凡六卷。次行題齊人周密公瑾父。……昌綬則專據《漁笛譜》而補以《草窗詞》。曩與彊村侍郎商榷重刊，獲此《韻語》足為佐證其詩有《蠟屐集》、《弁陽詩集》。……此本自元至正迄康熙時，題識印記殆徧，乃未收入收藏家著錄，洵絕無之秘帙矣。南宋江湖詞人兼以詩傳者，前惟白石最著，草窗生當未造，雖風格稍卑，而舉體修潔，庶幾似之。又生長行都，往來若響間，山水清音，不同凡響。即詩序一二小文亦琅琅可誦，後有補浙西藝文者，必不能闕此集。吾儕涉於詞事，尤極不能忘此集也。（《松鄰遺集》，頁一八四）

吳昌綬以「涉於詞事」者自居，由詞學的角度來談此部宋刊《草窗韻語》的重要性，一來可補《草窗詞》；二來可證詩集內容；三則可補浙西文藝。

隔年蔣汝藻購得此書，丁巳（一九一七）二月十二日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第一七〇函云：

《草窗韻語》到滬，吾師想已見。綬屬鞏伯作「韻語樓」小卷贈孟平（案：蘋），同人題之。綬肝胃病，總不能好，聞老（案：夏閩枝）以「悶損」二字謚我，真知言也。餘另陳。肅叩道安。昌綬謹上。

吳昌綬請金城（一八七八—一九二六，鞏伯）畫「韻語樓」圖卷送給買主蔣汝藻，請諸人題畫，並自題絕句二首（都肆新出宋菜《草窗韻語》，是世間絕無之祕冊，烏程蔣孟蘋所得。鞏伯寫「韻語樓圖」附綴二絕句），云：

《蘋洲笛譜》今猶在，六稟精刊獨未傳。絕異行都坊市本，殺青垂及宋亡年。

瓶酒酬書蔣徑開，商量孤帙抵瓊瑰。樓陰《韻語》新題榜，為補吳興掌故來。（《松鄰遺集》，頁二二）

周密《蘋洲漁笛譜》流通較廣，而宋刊《草窗韻語》六卷本應出版於宋亡之際，世所罕見，和一般坊刻本不同。買主蔣汝藻深知此孤本的價值，能補吳興地方掌故，將藏書樓題為「密韻樓」。這些記載呈現出《草窗韻語》買賣交涉的過程。

#### （五）賣宋元槧本、宋元明詞版本

丁巳（一九一七）繆荃孫因生活處境艱辛，擬將部分藏書賣給劉承幹（一八八一—一九六三），《嘉業堂藏書日記抄》四月廿五日，記云：

周夢坡來，為筱珊售書事，於是日談妥，約一萬一千元云，均長談而去。<sup>24</sup>

六月廿日，記云：

午後繆筱珊來長談而去，伊於四月間托醉愚來說，備述近況漸艱，欲以所藏宋元槧本十餘種，讓售于余。去歲曾與余面談，此項書籍本與袁抱存有成約，計值貳萬元，讓售于余，特改為壹萬捌千元，今則讓

至萬五千元。余托人將書單估價，約值六七千元。嗣又托夢坡來談，余初還價壹萬元，已屬重伊情面，繼而由夢坡談定，共計十六種，計洋壹萬壹千元，書則較去歲所談時，亦已少數種矣。其書為：宋精槧《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尚書》、宋淳熙刊本《竇氏連珠集》，此系士禮居藏書，見《百宋一廬賦注》……其洋已於今日付清，特詳記之。<sup>24</sup>

由討價還價的過程，可知時局動盪，要找到肯出高價的買主不易，價格只能折半成交。繆荃孫寄「售書詩」給吳昌綬，吳昌綬以自身賣書的心境相慰。乙卯（一九一五）以來，吳昌綬陸續將多年收藏的宋金元明本、詞集版本賣給葉景葵（一八七四—一九四九）、陶湘（一八七一—一九四〇）等人，換得一點生活所資，丁巳（一九一七）七月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第一六一函覆答：「昌綬自乙卯（一九一五）以來，頗諳此況，殆所謂當仁不讓耶。」《松鄰遺集》也說：「此境綬所親歷，不覺言之親切也。寄茗篠索和。」（頁二二二）諸人以「售書詩」為題追和苦中取樂。吳昌綬《和藝風售書》二律，其一云：

得失紛紜寸意知，售書詩續買書詩。貧來元不關錢癖，事過常令托酒悲。故物譜成無價寶，破灰堆剩有情痴。門攤冷市今寥落，記我窮搜把卷時。此昌綬實事。

「此昌綬實事」描寫自身售書的心境，「售書詩續買書詩」流露出莫可奈何的滄桑，昔日繆、吳二人採訪古籍、攬卷點校、書信切磋之相得，迫於生計而變賣無價故物珍本。如今書市寥落，醉心古籍的情癡已不多見，只能藉酒解悶。其二云：

世局如棋未可知，逃虛嗜嚙獨哦詩。還瓶境似空花過，障簾人多宿草悲。行格尚容商義例，吾與師雖實書，而刻書之志未衰也。金錢渾欲賣呆痴。《玉山》故事分明在，猶有文姬返漢時。

「借書一瓶，還書一瓶」為藏書家愛用的典故，於借還書之時以酒相贈，可

見雅興，然而如今卻如小注所說：「吾與師雖賣書，而刻書之志未衰也。」時移事異，二人淪落到賣書的境地，卻仍不忘刻書初衷。吳昌綬於「玉山故事」句自注云：

曩授經得《玉山雅集詩》十七卷本，詫為奇秘，抄輯成帙，售諸王推事基磐。王子歲（一九一二），昌綬復以九十金得諸王君。癸丑（一九一三），授經來寓吾齋，又取以校讎。今猶在授經所，是返漢故事也。

董康曾抄《玉山雅集詩》賣給王基磐，王子（一九一二）吳昌綬買到此本，隔年董康從日本歸來，暫居吳昌綬雙照樓，取此書校勘，書至今仍在董康處。世事如棋，昔日買書、今日賣書，如《玉山雅集詩》輾轉流通數年，又歸回原主的前例不遠，以此安慰繆荃孫。吳昌綬又追和章鈺（一八六四—一九三四，茗移）所和「售書詩」，其《茗移垂和佳篇，意指超絕，仍以偽體博笑》云：

慰喻網繆託故知，開緘三疊誦新詩。微生流浪丹鉛老，亂世支吾歲月悲。未許買殘憐病酒，欲留煮茗乏兒癡。藝風賣書，綬則并賣版，故有煮茗之喻。虞山軼事工諧笑，修到叢殘錄日時。（《松鄰遺集》，頁二二二）

身處混亂世局，老病伶仃，歲月過得踉蹌，這些得之不易的書籍寓託一小心志，從尋訪、校勘、到寫手刻工，事事追求完美。吳昌綬自嘲賣版本之淒涼更甚於繆荃孫之賣書，然即使希冀書籍傳家，也無癡子嗣可煮茗、賞書，縱使書籍收藏再多，也可能如錢謙益（一五八二—一六六四）絳雲樓遇火，僅存目錄。不如賣之，將此志業託給有心人。繆荃孫、吳昌綬二人買書之快意、賣書之落寞，相互調侃間流露出蒼涼辛酸。世事如棋，終於成空。

## 五、結語

本文討論辛亥（一九一一）至丁巳（一九一七）繆荃孫、吳昌綬之交游唱和詩。繆、吳在清末民初因刊刻、藏書一見如故，二人於北京時期密集的文宴之會，締結深厚的情誼，特別展現在吳昌綬《梅祖龔續詩》，這組詩本是吳昌綬《梅祖庵雜詩》的續作，陳述歷年舊游交誼，但《續詩》卻集中收錄與繆荃孫的唱和詩作，從出土墓志、題畫、到戲詠《申報》內容，呈現二人在金石書畫上共同的興趣，並於文字遊戲中體現以文會友的翰墨情緣。辛亥革命後，繆荃孫移居上海，吳昌綬避處居庸關，時隔半年才取得聯繫，此後至繆荃孫辭世，二人書信往來不絕，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收錄二一三通吳致繆書信，保留吳昌綬民國時期的若干詩作。至於繆荃孫將這幾年的詩作結集成《藝風堂文漫存》，所收編年詩除了呈現重九追憶前游的傷感，還有癸丑（一九一三）吳昌綬遣專人送禮賀壽，丙辰（一九一六）繆荃孫重入都門的短暫歡聚。

文中也透過二人詩歌、書札、日記的討論，呈現其在收藏、刊刻古籍的歷程，如版本鑑定、聯繫刻工寫手、題識校讎等。此外，又從二人交游整理出多部古籍珍本遞藏流傳的情況，例如元刊本《草堂詩餘》的題詠，反映二人籌畫刊刻的經歷。毛鈔本《石藥爾雅》、《古文苑》展現二人對毛鈔的關注。而傅增湘收藏的洪武本《姑蘇雜詠》歷經繆、吳等人數次鑑賞題跋的同好聚會，引起諸人對舊游的追憶。《草窗韻語》則從發現、轉介、收藏等相關記載，流露諸人對珍稀善本的賞愛。

繆、吳二人身為藏書家，詩歌酬唱經常結合文獻學的內涵，自成一格。例如「詠殘紙」融合了書籍製作過程、紙張的使用等知識。又如將書籍性質、版本鑑別、收藏史寫入詩中，此種結合版本校勘之學的詩歌，有別於清末以來藏書紀事詩的傳統和一般社集寫作，創造了藏書家獨有的詩歌體例。繆、吳二人的詩歌常以遊戲之筆為之，作為排遣苦悶生涯的樂趣，晚

年皆為生計所迫，不得不拋售藏書、變賣板木。從其「買書詩」到「售書詩」的詠嘆，亦呈現出晚清民初的世局下，古籍收藏家的苦心經營及無奈。

附記：

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MOST 108-2410-H-002-012 之部份成果，曾宣讀於東吳大學舉辦「明清的文人世界——第五屆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（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），與芳村弘道先生同場發表，會中承蒙黃文吉先生悉心講評，獲益良多，特誌於此。謹以此文感謝芳村先生於立命館大學訪學期間對我的提攜與指導，課堂情景，歷歷在目，十分懷念。

注

- ① 楊洪升：《繆荃孫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八年），頁一一、二一。
- ② 余筠珺：〈王國維早期研治詞學歷程考述——兼論東洋文庫所藏鈔校本詞籍之價值〉，《臺大中文學報》第六十期，二〇一八年三月，頁一四七、一九二。
- ③ 宣統辛亥年（一九一一）七月十八日云：「晚赴吳蔭臣之招，叔蘊、授經同席。暢書籍源流為入京來第一樂事。」見繆荃孫著，張廷銀、朱玉麒主編：《藝風老人日記》第三冊，《繆荃孫全集》（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二〇一四年），頁一五七。後文出自《藝風老人日記》者，僅標明日期，不另注。
- ④ 宣統辛亥（一九一一）閏六月五日：「早赴會賢堂請客，受經、叔蘊同作主。張鞠生、傅潤源、王書城靜庵、葉慕庵、柯鳳孫、吳蔭丞飯後到圖書館，申刻始散。」同年八月三十日：「到琉璃廠，得書甚多，惟貴爾。」《藝風老人日記》之人名字號常以同音字表示，如「印臣」作「蔭臣」、「授經」作「受經」，從日記所記，不另改。
- ⑤ 《梅祖庵雜詩》於丙寅（一九二六）吳昌綬過世後以紅印本出刊，卷端首題之下有「丁未（一九〇七）十二月」，版心下方有「寒匏移」刊刻。為吳昌綬剛從上海赴北京時所作，歷述平生交游往來，包括：朱祖謀、鄭文焯、張祖廉、呂景端、王式通、董康、施紹常、金紹城、丁惠康、唐晉年等師友知交。
- ⑥ 「吳昌綬」第二〇三函，顧廷龍校：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一年），頁九五—九五二。後文出自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之「吳昌綬」信函者，僅標函數，不另注。
- ⑦ 吳昌綬：《梅祖庵續詩》、《松鄰遺集》卷六，收入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第七八二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一〇年，據民國刻紅印本影印），頁二〇三。後文出自《松鄰遺集》者，隨文標注頁數，不另注。
- ⑧ 舒鐵雲，乾隆舉人。工詩，沉博恣肆，橫絕一世。嘗從勒保征苗，深為所重。有《瓶水齋集》。（小傳）見蔣劍人選：《音注舒鐵雲王仲瞿詩》（上海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四一年），頁一。
- ⑨ 陳石遺以書齋擺設入題，詩云：「綠天烏几滑如油，無數雲山足臥游。信有人間特健藥，不知何處白人頭。」見陳衍撰，陳步編：《陳石遺集·石遺室詩集》卷五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一年），頁一九〇。
- ⑩ 《歸潛志》云：「晚年奉使高麗。高麗故事，上國使來，館中有侍妓。獻之作《望海潮》以贈，為世所傳。……先是，蔡丞相伯堅亦嘗奉使高麗，為館妓賦《石州慢》。」金·劉祁著，崔文印點校：《歸潛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三年）卷十，頁一一七。
- ⑪ 趙可《望海潮·發高麗作》，唐圭璋編：《全金元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七九年），頁三〇—三一。
- ⑫ 張廷銀、朱玉麒主編：《藝風堂集外詩文》，《繆荃孫全集》第二冊（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二〇一三年），頁一八九。
- ⑬ 由《藝風老人日記》乙卯（一九一五）四月廿八日、四月卅日、五月八日記：「寫《癸甲集》文目」、「重訂《癸甲集》」、「送書屏《辛壬藁》四冊」，知諸稿由繆荃孫手訂。
- ⑭ 《梅祖庵雜詩》其一：「鳳城西畔近移家，十載前游感夢華。」見《松鄰遺集》，頁一九九。
- ⑮ 全祖望《鮚埼亭詩集》卷四《甘谷以重三日過我，亭午不能作一飯，內子以糕進，漫賦一律，索笑》：「底事重三作重九，題糕忽上賈錫箋。」卷二《予以乙卯為重四之集於京師，次年置閏，適在四月，因與李侍郎穆堂、萬翰林孺廬作閏重四詩。去年為重四之集於甬上，今年置閏復在四月，感嘆逝波，率爾有作》：「嘉會莫寒前度約，芳樽重為閏余開。」見《全祖望集彙

- 校集注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〇年)，頁二一八、二〇六三。
- ⑮ 繆荃孫：《藝風堂文漫存》十二卷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第七五六冊，頁七二七。後文《辛王稿》、《癸甲稿》、《乙丁稿》皆出於此，隨文標明頁數，不另注。
- ⑯ 納蘭性德《金縷曲·贈梁汾》之「有酒惟澆趙州土，誰會成生此意。不信道、遂成知己。青眼高歌俱未老，向尊前、拭盡英雄淚。」納蘭性德撰，趙秀亭、馮統一箋校：《飲水詞箋注》(瀋陽：遼陽教育出版社，二〇〇一年)，頁一一三。
- ⑰ 宋·王鞏撰，張睿點校：《清虛雜著三編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七年)。
- ⑱ 歐陽修《聖無憂》：「人生聚散常如此，相見且歡娛。」為公一醉花前倒，紅袖莫來扶。」見歐陽修著，李逸安點校：《歐陽修全集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〇一年)，頁二〇三四。
- ⑲ 陶湘《景元本鳳林書院草堂詩餘三卷敘錄》：「繆藝風先生昔在京師得元刻上卷，紙墨麗率。傅沅叔有何夢華景鈔本，行款正同。伯宛初據以上版。」《景刊宋金元明本詞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一二年)，頁八。
- ⑳ 傅增湘：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第三冊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〇九年)，卷十，子部四，頁九〇九。
- ㉑ 第一八〇函云：「病榻戲為論詩絕句，寫得四首」，署「丙辰(一九一六)冬至後」。第一八一函有「論詩四絕，附奉一笑。」二函為同時所作。見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，頁九四一、九四二。
- ㉒ 劉承幹著，陳誼整理：《嘉業堂藏書日記抄》(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二〇一六年)，頁三一六。
- ㉓ 《嘉業堂藏書日記抄》，頁二九九、三三〇。
- ㉔ 葉景葵《吳伯宛先生遺墨·跋》：「民國六、七年間，將嫁女蕊圓，檢出所藏明刊及舊抄善本四十種，定價京鈔一千元出售，以充嫁資。余請張君庚樓為介，如值購之，是為余搜羅善本之發軔。」陳先行、郭立暄編著：《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輯錄》(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二〇一七年)，頁七五四。
- ㉕ 吳昌綬致繆荃孫第一九八函：「久疏箋記。……綬詞版既賣與蘭泉，授兄為續刊，亦稱盛舉。」民國七年(一九一八)九月，寶刻詞版本與陶湘，作《武進陶氏續刊宋金元本詞目序》云：「吾友蘭泉續刊景宋元本詞，得二十有三種，都凡七十卷，屬為題記。」又陶湘《景宋金元明本詞敘錄》云：「戊午歲(一九一八)，以刊版歸湘。復踵其義例，選工經刻。」分見《景刊宋金元明本詞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一二年)，頁一一二〇、頁二。

(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)